

「长篇官场小说」

谢德平◎著

女人权码

原生态展现官场女性的心路历程
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官场里的女人难上加难

都说商场如战场，其实官场更甚。在这个权力场中，男人是搏杀的主力军，女人则是稀有元素。但恰恰因为这种稀有，所以才有精彩的故事，才有独特的风景。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女人权码

谢德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权码 / 谢德平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22-07405-7

I. ①女…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8614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特约组稿: 周 琼

装帧设计: 弘文馆·马顾本

责任印制: 段金华

特约监制: 马志明

选题策划: 张国辰 刘连生

书名	女人权码
作者	谢德平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ic.km.yn.cn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燕龙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405-7
定价	29.80元

目录

第一章	命由天定·····	001
第二章	神秘客人·····	021
第三章	『咪咪门』事件·····	037
第四章	游戏感觉·····	055
第五章	女人第二春·····	081
第六章	绯闻传言·····	101
第七章	感情破裂·····	125

第八章	节外生枝·····	145
第九章	初恋情人·····	175
第十章	虚惊一场·····	197
第十一章	女人对决·····	219
第十二章	爱情毒药·····	247
第十三章	终极定格·····	287

第一章

命由天定

在“社会与人生”栏目上，又一个标题把紫轩的眼球再次吸引住了：《美女局长跟五个穷孩子的母子情结》。文章以刘梅梅老师和五个孩子口述的方式记述了紫轩资助五个孩子的前后经过。紫轩很不适应张范可对她作这样的报道，她资助孩子纯粹是为了真心地帮助他们，而不是想出风头，她不想别人从莫须有的角度去看自己。她很清楚，这种报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传播她的美名，又能够刺伤她。她想打电话质问一下张范可，作这样的报道为什么不跟她商量，想想又算了，只怪当时在金家没有及时阻止他。

权力在我家的出现，源自于那只倒霉的金甲虫。看到那只漂亮的金甲虫时，紫轩右手掌纹的前程线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条寸来长的金线。这种变化是否是病变的开始我们都没有去想，因为我们都没有朝坏的方面想的习惯和打算。紫轩兴奋得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她说它的出现预示着她做小科员的时代就快结束了，她被别人当枪使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她很快就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这种结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骄傲，它填补了我的家族五辈人无权无势的空白。这种填补是由我的女人来完成的，我着实眩晕了好一阵子。抱着自己的女人在床上打滚，就像抱着一团炙手可热的权力，抱着一团无法比拟的尊贵。它让我虚空的自尊心飘向了云端，我的男人的自尊心不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高高在上的权力女人？

在我吹嘘女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我也分明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生存危机和困难，紫轩好闻的女人体香变成了难闻的酒气，而且这种酒气几乎每天都是夜深人静时分才破门而入。我多次提醒她，然而我的提醒对于在场面上打滚的女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她甚至嘲笑我的目光短浅和孤陋寡闻。在她漫不经心的嘲笑里，我只得三缄其口。毕竟，我的雄心还龟缩在女人权力的阴影里，我还没有机会去冲刺她的那种高度。在她的高度下，我好像只能做一名忠实的贴身侍者。

我调频好自己的角色，甘做她的一片绿叶。我知道，不论她有多强悍，我这片港湾都是她的归宿。

今天是周六，金洋本来想扎扎实实地睡一个懒觉，这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为避免干扰，他一到周六就会关闭手机，但是紫轩的手机是不能关闭的，按观莱市市委和市政府的规定，部门主要领导的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必须随唤随到。

还不到七点，紫轩的手机就叫唤起来，金洋很讨厌地侧过身子，他烦够了这种声音，但是又无可奈何，只在心里咒骂道：妈了个巴子，不叫就得死呀！

紫轩拿起手机，慵懒地问：“喂，哪位？”她随即戳了一下金洋的后背，抱怨说，“睡猪，拿去，是你的，老头子打的。”

金洋光溜着上半身从床上坐起来，他感到刚才那句咒骂确实太唐突，忙对着话筒问：“爸，啥子事情这么早？”

那边传来老头子金大寿的声音：“你们快回来，你三叔刚才抓到一条蛇！你们快回来看西洋镜。”

金洋感到有些好笑，抓到一条蛇有啥好大惊小怪的，还夸张是啥西洋镜，这老爷子也太爱小题大做了。他拖长声音说：“爸，我跟你说过多次了，这蛇是益虫，不能乱捉的，你叫三叔把它放了吧！”

老头子的声音显然高了两度，说：“你格老子莫多说，那些道理我懂，这

条蛇不是一条普通的蛇，是一条白蛇，它通体都是雪白的，老子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蛇！”

“是白蛇？哪来的白蛇？”金洋好奇心一下子被猛地点燃，睡意全消，声音有些发颤地再次问道，“爸，真的是白蛇？你没有骗我吧？”

老头子说：“老子啥时候骗过你们，你们爱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错过眼福了！”老头子说罢先挂了电话。

金洋忙叫紫轩说：“快起来，我三叔抓到一条白蛇，我们赶快回乡下去看稀奇！”

“抓到一条白蛇？现在稀奇古怪的事情啥没有？我才不去凑那热闹！你看现在几点了，我要到大坪乡去看看几个孩子，是上周就约好的。”紫轩说。

金洋认真地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显示说：“刚好七点整。”

紫轩从床上坐起来，边穿衣服边说：“你今天反正没事，干脆陪我一起去吧，看看乡下的那些连读书都成困难的孩子，多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状况，把你的爱心也奉献一份吧，你也是从农村滚打出来的，条件好了可不能忘本。我想把小伊也带上，让他去受教育。”

金洋漫不经心地说：“你奉献爱心也代表了我，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哪分彼此？再说了，你一个人就资助了五个孩子，在观莱市的科级干部中算是最多的，应该有我的份儿。”

紫轩满不在乎地说：“那不一样，我是节省每个月的零花钱去做善事，与你不沾一点儿边，你每个月把零花钱都用在了抽烟上，根本就没有往那边想，你是忘了本了。”

金洋笑道：“我没有你那境界高，可你那又不是真境界，你们与农村娃结帮扶对子是观莱市委市政府给你们的硬指标，不做不行，是政治资本的翻版，是在沽名钓誉。”

紫轩不满地说：“你娃真的是忘了本，你说得不错，我们与农村孩子结成帮扶对子确实是有任务，但这种任务是软任务，可以做好，也可以敷衍了事。但是当你真正地接触到那些孩子的时候，看到他们眼中的那份期待，你就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去接纳他们，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跟城里孩子一样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理想，有前程。”

金洋半嘲讽半开玩笑地说：“想不到我老婆的思想境界这么高，这么有爱心，以前我是没有留意了。”

紫轩嗔怪道：“好了金洋，我不跟你废话了，把我昨天买的五双球鞋带上，再带一千块钱，我们马上就去大坪乡。”

一家人收拾停当，司机王胖子已把车停在了楼下。王胖子从部队转业后，就被招聘到发改局当司机，连紫轩在内，一共侍候了三位局长了。

紫轩在车上给刘梅梅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大坪乡，刘梅梅老师带着那五个紫轩资助的半大贫困孩子等在了约定的路边。紫轩把鞋子和钱发给五个孩子的手上，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要努力学习，生活上和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就给阿姨打电话，阿姨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刘梅梅感激地说：“紫轩局长，已经让你很破费了，孩子们的父母都很感激你，他们委托我向你说声谢谢。”

紫轩笑道：“刘老师，这话太客气了，帮助这几个孩子，是我应该做的，我也是从苦难中长大的，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什么。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见见他们的家长，跟他们说说话，希望他们再穷再苦都不能委屈孩子。”

刘梅梅为难地说：“实话说吧，由于家里太穷，他们的父母亲都出去打工了。这样吧，有些话你可以跟我说，我在电话中转告他们。”

紫轩想了想说：“刘老师，这些孩子的父母走了，他们成了留守孩子，你就是他们最亲的人，学习和生活不便的地方更多，我拜托你好好地照顾他们，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会尽力而为的。同时你要多跟这些孩子的父母电话联系，让他们多给孩子们打打电话、写写信，告诉他们再穷再苦也不能忘了对孩子的教育责任。”

刘梅梅点点头说：“我记住了，一定把你的话转达到，至于这些孩子，我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你放心好了。”

紫轩微笑道：“有你这句我就放心了。我跟这几个孩子算是有缘，我会时时牵挂他们的。好了，刘老师，既然他们的父母不在家，我该说的话都说了，我就先告辞了。”

刘梅梅忙说：“紫轩局长，我们王校长正从观莱往这儿赶来陪你，他叫我一定要留住你，今天中午就在大坪吃午饭，请你尝尝我们大坪土鸡土鸭土鱼，正宗的绿色环保无污染食品。”

紫轩婉言拒绝道：“刘老师，不劳你们王校长费心了，你替我谢谢他的好意，我还有事回金洋的老家去一趟。”她转向金洋笑着说，“我想看着你发扬一回风格。”

金洋磨磨蹭蹭地从黑色皮夹里掏出五百元钱交给紫轩，紫轩把钱顺手塞到刘梅梅手里说：“麻烦你今天中午带孩子们到大坪乡的餐馆里好好吃一顿，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剩下的钱就给他们买一些必须的学习用品或者水果之类的，春节的时候我再来看他们。”

刘梅梅无比感动地说：“紫轩局长，你对孩子们的这份情义我不会忘记，孩子们也不会忘记，我再次替他们的父母谢谢你了！”刘梅梅说着向紫轩深深地鞠了一躬。

紫轩拉着她的手说：“其实你做的比我多多了，我应该谢谢你才对！以后你有什么事也可以来找我。”

紫轩说完蹲下身子，分别抱了抱那五个孩子，然后叫上金洋和小伊上车。坐到车上，紫轩说对金洋说：“你好久没有回老家了，今天老爷子又打了电话，我们还是回去看一下，顺便看看老爷子说的西洋镜。”

到了金家，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热闹。在金家的院门口只稀稀拉拉地站着三五个人，紫轩眼尖，一眼就看到《明宇晚报》的记者张范可。张范可到观莱市发改局来采访过几次，跟紫轩有过两次接触，还在一起喝过酒，算是熟人了。

紫轩笑着跟张范可打招呼：“张记，你鼻子还真管用，安装了啥子先进的进口仪器，让你闻出啥味道来了，比我们还跑得快？”

张范可看到紫轩，惊讶道：“紫轩局长，你也不简单呀，嗅觉比我的还灵敏，也是来凑热闹的？”

金洋指了指老头子金大寿插话说：“这是我家，他是我老爸。”

张范可坏笑道：“我就奇了怪了，这芝麻大的事还把美女局长惊动了，原来是你们的家，你们这金家大院就要出风头了，我保证今天我所看到的事会弄

出一篇好稿子出来，晚上在晚报的社会‘万花筒’栏目上发头条！到时候全明宇市的人都会知道在这儿有一个金家，金家惊现一条白蛇，还出产了一位美女局长！”

紫轩笑骂道：“你小子又贫嘴了，这也不怪你，都说你们狗仔队嘴里长着毛，肯定吐不出象牙来的！”

金洋怕他们说话都呛着，忙岔开话题问老头子道：“爸，你说的白蛇在哪里？我跟紫轩专门回来看西洋镜的。”

老头子说：“是你三叔抓住的，放了，谁让你们不早点儿回来。”

“放了？是谁放的？”金洋有些怅然若失。

老头子说：“是你三叔放的。张记者说交给明宇市动物研究所，但你三叔不同意，他说怕坏了咱金家的风水，就放了。”

“唉！”金洋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紫轩数落金洋说：“放了就对了，充其量一条蛇，有啥好叹气的？”

张范可说他还有事，要到大坪乡去作一个采访，是大坪乡中心校的王校长约他去的，说是有一位观莱市领导要到学校资助五名贫困学生，王校长希望张范可一定要好好地写写这位领导，作为对她的报答。

紫轩暗笑，张范可所说的那位领导八成是自己，自己已经从大坪乡出来了，还有啥好采访的。她不好明说，任由他去吧，让他白跑一趟好了。

张范可走后，小伊被毛崽叫去捏泥人，紫轩坐在一角胡思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一点儿不理睬金洋在帮着父亲忙些什么。

“妈，周叔叔来了。”小伊手里拿着一个泥人站在紫轩的面前，他后面跟着两个男人。

紫轩站起来，她才注意到门口的马路边上又停了一辆小车，那是周子恒的，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周子恒拿出一包中华烟，挨个地散烟。紫轩好奇地问：“你们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周子恒诡谲地一笑：“老同学，你们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来？我是闻着味儿来的。”

紫轩打趣着问：“周董，你狗鼻子呀，又闻着了啥子味儿？”

周子恒邪邪地一笑说：“我是什么人？我当然是闻着你的味儿过来的。在观菜市这十多年，我一直是闻着你的味儿上蹿下跳的。”

紫轩用脚轻轻踢了周子恒一下警告说：“在这儿说话你检点一些，小心金家的人用篾刀把你小子劈成太监。”

周子恒感觉在金家开这种玩笑是有些不妥，话归正题说：“确实有一股特别的味儿把我勾到这儿来的，听说你们金家大院捉到一条白蛇，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一听说，就带着老庄过来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老庄，他对易经八卦、阴阳风水很有研究。”周子恒指了指身旁一个六十多岁的精瘦老者向紫轩介绍说。

紫轩跟老庄客气地打过招呼，说：“金家大院确实抓到一条蛇，是金洋他三叔抓到的，可惜你们来晚了，那条蛇被他们放了，我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只能失望而回了。”

周子恒诧异道：“放了？太可惜了！早晓得他们要放，我就早些提点儿银子过来把它买下来，然后到观菜市，到明宇市办展览，一张门票收五元钱，一天就算一千人来参观，你算算，有多大的利润？你们把它放了，这些本来就应该有的利润不就泡汤了？”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紫轩说：“你是大款，还用挣这昧心钱？不是我泼你冷水，你小子银子再多，金家也不会卖给你的，你就别做梦了。退一万步说，就是你阴谋得逞，在你招摇过市的时候，说不定你就大祸临头了，没有血光之灾，至少也得倾家荡产！”

周子恒阴着脸说：“紫轩，我们是老同学，你就这样阴着我损着我呀，我可没有招惹你！”

紫轩说：“你这个地地道道的财迷精，还用招惹我吗？”

周子恒不自然地说：“紫轩，我不跟你打嘴仗，我打嘴仗从来都不是你的对手，你就嘴上多留些情吧。”他转向老庄说，“老庄，我们今天来可不能白来，你给算一卦，这蛇是该放还是不该放？”

老庄掐指算了一阵，大声说：“放得好！放得好！”

周子恒不解地问：“我们白跑一趟，你还说放得好，有什么说法，说来

听听。”

老庄不理睬周子恒，他自顾自地在金家大院转了一圈，时而用罗盘测测方向，时而又打打卦，从阴爻和阳爻的卦位变化中进行推算。

紫轩不满地对周子恒说：“你呀，总是小题大做，这蛇放与不放是金家大院的事，与你何干？你姓周，又不姓金。”

周子恒诡谲地一笑说：“我不是想为自己算一卦，而是想为你算一卦。”

紫轩笑道：“我是无神论者，我才不信这一套把戏，你不要给我故弄玄虚，更何况，这条蛇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金洋从山坡上帮父亲弄菜回来，看到周子恒，心头像有一条毛茸茸的虫子爬过，让他憋闷得有些想吐的感觉。他一直反对紫轩跟周子恒走得太近，然而周子恒总是像影子一样，紫轩不论到哪儿，他都能找到。这让金洋很是尴尬，在背后总是有人编造周子恒和紫轩的关系来开涮。金洋自己也弄不明白，紫轩和周子恒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那种浑浊之事，他其实也想弄明白，但是他又怕弄明白，这种不明不白的问题成为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因而每次他看到周子恒与紫轩在一起时，心里就堵得慌。

金洋勉强自己跟周子恒打招呼，周子恒笑着说：“金哥，你回老家也这么不得闲，屋里坡外一把手，还没有忘本呀！”

金洋淡淡地说：“周大老板，俗话说得好，人比人气死人，我生就一个劳苦命，哪能跟你比哟。今天你这个大贵人到我这穷乡僻壤来，怠慢之处你就见谅了。这个时候我也不能陪你，你们就慢慢聊吧，如果中午你不觉得我这个地方寒碜，就一起喝两杯穷人家的老白干。”

周子恒说：“绿色菜、绿色酒，我正想讨一顿吃喝呢！”

金洋不再理会周子恒，到灶房帮父亲做午饭去了。

周子恒苦笑着说：“轩局长，你那半边越来越会冒酸水了，多带出去开导开导。”

“我才懒得去开导他，我觉得他这样最好。男人嘛，有时候让他发发牢骚也不是一件坏事，他可以找心理平衡，可以宣泄情绪，更深一点说，他越酸，我就越觉得自己安全。”

周子恒笑道：“你什么怪理论？你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女人，经常听自

家男人的酸话，也腻乎乎的吧？还安全？”

紫轩笑道：“我当然是安全了，他不像你，老油子一个，哪个女人跟你都不安全，说的都是哄人的话，甜得腻心，不知道掀翻了多少缺心眼的女人。”

“老同学，你又给我上夹子了，我哪有你批的那么坏？”

“坏不坏你开一个良心当铺自个儿给自个儿打打分，我就不揭你老底了。”

这时老庄走过来对紫轩说：“你们金家大院前后我都看过了，真的是一块风水宝地，现在气场正旺，有冲牛之势。”

紫轩来了兴致，问道：“庄老，你仔细说说，金家大院的气场怎么个旺法，金家人的运数如何，这跟今天抓到的那条白蛇有没有对应关系？”

老庄没有急着回答紫轩的问题，他掏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慢吞吞地说：“你看这金家大院，东高西低，背山而建，前面一公里之地开阔平坦，阳光充盈，又有一龙脉系之，可谓阴阳相益，所滋养的气场生生不息，主后世子孙富贵流长，但是也有一忌。至于你们家的气场跟这白蛇有无对应关系，请恕我不敢妄言。”

周子恒催促道：“老庄，你说呀，他们家的一忌是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

老庄严肃地说：“我只能说这几句，你们最好不要多问，这是天机，一说就破了！”

在《明字晚报》周末版“万花筒”栏目上，张范可用一个醒目的标题《千年白蛇再现观莱农家》发了一篇纪实性报道，下面还配有一个小标题“神秘瞬间让在场村民目瞪口呆”，他客观地介绍了那天所看到的白蛇的形状、大小，对放蛇的场景进行了细腻的描述，他以重墨写道：“在金家祖坟上放蛇时，村民们虔诚地烧纸敬天地。起初，那蛇一动也不动，稍顷，它昂起蛇头，直对着莽莽苍穹。约莫半分钟后，只听得天上一声霹雳大响，一道炫目的闪电在众人面前划过。再看那条蛇时，突然之间失去了踪影。”炸雷和闪电骤然而起，白蛇瞬间失去形踪，他没有对这种奇异的现象进行解释，只给读者留下了惊疑和无以穷尽的玄思。紫轩觉得张范可还算有点儿良心，没有把她及金家人牵扯到

里面去进行洗涮。

在“社会与人生”栏目上，又一个标题把紫轩的眼球再次吸引住了：《美女局长跟五个穷孩子的母子情结》。文章以刘梅梅老师和五个孩子口述的方式记述了紫轩资助五个孩子的前后经过。紫轩很不适应张范可对她作这样的报道，她资助孩子纯粹是为了真心地帮助他们，而不是想出风头，她不想别人从莫须有的角度去看自己。她很清楚，这种报道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传播她的美名，也可能会刺伤她。她想打电话质问一下张范可，作这样的报道为什么不跟她商量，想想又算了，只怪当时在金家没有及时阻止他。

没有想到张范可先给她打来了电话，他很是邀功地说：“轩局长，看到《明宇晚报》的周末版了吗？你资助孩子的故事真是感人，这样真实的人和事在我们晚报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老总说了，要对你进行跟踪报道，你今后有类似的动作不要悄无声息，提前给我打一个招呼吧，如同奖励我一笔跑腿钱！”

紫轩没好气地说：“我的张大记者，你加工的水平太高了，我都看脸红了，你就不要给我找堵了，我只希望下不为例。”她不想跟张范可多说什么，马上挂了电话。

紫轩进了办公室，秘书刘流金已把办公室打扫干净了，茶也泡好了，正在帮她整理报刊和文件。

刘流金讨好地说：“轩局，你看晚报的周末版没有，有你的报道呢，我们单位的人都传开了，大家都说，想不到我们美女局长平时看起来一脸的严肃，心肠那么好！”

紫轩没好气地说：“不要听别人瞎说，到此为止，不想再说。”

刘流金本想以这则报道在紫轩面前讨一份好，没想到紫轩并不领情，只好识趣地另找一个话题说：“报上说我们观菜市出现了一条白蛇，这条白蛇很灵异，现在观菜市大街小巷都在议论这事呢，你说是真的还是谣传？”

紫轩漫不经心地说：“真也好假也好，何必那么认真！”她把白色的鳄鱼皮坤包放在办公桌上，略带责怪地说，“小刘，我跟你说过多次了，这些事情我自己做就好，你们办公室的同志不要太宠我了，否则我有了高高在上的毛病，你们要负责的。”

刘流金二十四五岁，刚从学校转行到机关工作，听紫轩这一说，讨好地说：“轩局，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把这些小事给你做了，你才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思考大事。”

“你小子说话好听，但我一个小局长，除了做些鸡毛蒜皮的事，哪有啥子大事好做？你们以后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不要让我为难。”

刘流金不敢再说什么，他把整理好的报刊和文件放在紫轩面前，正想退出去，紫轩喊住他：“小刘，你通知一下，九点准时开行政领导碰头会，九点半开全局工作例会。”

紫轩抿了一口茶，她对茶的味道好坏没有多大的感觉，因为她不太习惯喝茶，一般情况下她喜欢亲自动手泡一杯咖啡，或者整一杯果汁饮品。

副局长方绍林轻轻敲了一下门，进来把一叠项目计划书放在她面前说：“轩局，这些项目计划没能交差，在最后一关被陈书记否定了，他要我们重新做。”

紫轩不解地问：“这些项目计划我们是按照郝市长的指示做的，是经过多轮会议讨论并反复修改的，应该还是比较完美的计划，怎么会被打回来了呢？”

方绍林说：“陈书记说我们做的这些计划比较保守，对观莱市长远发展规划考虑不足，缺乏整体构想。他指示我们做项目计划时要多作调研，最好是集中各单位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在计划中要突出主线，不要面面俱到，要立意新，要气魄大，要做一些大项目和特色项目计划，特别要围绕观莱工业园区建设、安居工程和农村集约化建设新路子设计项目，要拿出三至五个上亿元的拳头项目，我们的项目规划不能老停留在小敲小打上。”

紫轩说：“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计划确实只考虑了短期行为，从目前的角度看，这些项目计划应该是很贴近观莱市的发展现状的。如果要从更远一点来规划，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陈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方绍林说：“当然有，他指出我们做规划不能闭门造车，一厢情愿，既要服务观莱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远景，又要对近期的各项工作形成拉动效应。他指示我们一边做规划一边要多向省、市项目办的领导多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项目一旦做了出来，就要能争取到足额的项目资金，不能把项目只停留在纸面上，不能空对空，做一个项目，就要有资金、有收获。”